

鶴林玉露補遺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鶴 林 玉 露

補 遺

(二)

羅 大 經 撰

鶴林玉露卷之五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禮與夫志。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繁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學。猶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刪物又去。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爲有用之書。則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楚爲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



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薦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本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駸諛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尙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增峩。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恠。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

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峨敞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鍾鼓鏗擊撞。最左顧龜。狺狺欲吠厖。丹龜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搏噬千恠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浣。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妙剗刻。乾坤眞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皦日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獠獍。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厓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宜春傅公謀詞云。艸艸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牕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臥。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

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卽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壓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糝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

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爲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杜成己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己此舉，亦未之思也。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只爲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

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高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泊北歸。窗下石上。隻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余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覲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

言而迄不踐。樂穎昌山水。作思穎詩。退休竟老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息肩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視。嘗游後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集所不載。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而歸其貺。魯國何爲而考其官。今也歸貺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宮而加嚴事之禮。徒

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事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爲游夏不能措一辭哉？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己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愴然，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配，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卽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

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一杯，偃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携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欄雞枥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顓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

李泌曰。路嗣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
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
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
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鶴林玉露卷之六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闊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卻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蜀之

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卻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卻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之。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養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躁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擾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寢。

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棘棘爲美楨。認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閣。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鯁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卽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脩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竊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

己更得適意。鼻息晞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潼關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卻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爲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祕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采。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祕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螭蚌。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祕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螭蚌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卻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螭蚌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瓊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諸諠。尙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開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低胄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歷，也由人事也由天。』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常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爲較。況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揚雄，以爲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揚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爲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踈，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尙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

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與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卻高。其救房琯亦正。

漢翟公爲廷尉。旣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責。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厩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僕。

卿太僕廐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蝸腹蛇跂。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艸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及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械。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瀟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

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天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家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坏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

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卽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明皇愧且笑。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

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卽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鳳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臥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嚙氈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

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敖器之善察脈。常言心脈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脈。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卽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鞍。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驚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鶴林玉露卷之七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爲祕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鍾。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羹真得皂囊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手爲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鑾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

非當塗也。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爲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欄幙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欄幙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泣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欄幙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

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屏不滿隅。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爲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爲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爲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

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旣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旣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子爲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旣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玉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

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鳥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惟有大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官。吾郡尹德隣初參大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隣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擊節一時傳誦。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

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礲嶠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百萬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爲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羣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

數而升爲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買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尙以爲難，况均田乎？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卽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墮其職分也。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彊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諡文清。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尙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象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餽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秦怒，陸甚。

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卽命請見。待之如初。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眞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伯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顏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裏費。貯以一篋。鎗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爲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閒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歛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

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爲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爲伍矣。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八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裘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篆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旣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尙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旣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官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懸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

鶴林玉露卷之八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篆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旣別音問查不通平原嘗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乘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尙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旣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官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懸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

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尙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狀筦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碗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旣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迺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詔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玉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

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句。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恕者，非以一去爲難也。此論精矣。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興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刃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

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句，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者，非以一去爲難也。此論精矣。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置。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興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剗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

類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鴈鷖。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羣蛙。羣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齧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蛙。自以爲莫己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

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

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譁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

眞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金斌輩。非不克。奈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爲酸鼻。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卽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腴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宛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煒煌。臣以爲塗膏露血。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己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況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王豪兒人也。以貨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鍾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殞。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僞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

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犒諸軍，羣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忤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爲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己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煙。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却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